

含英咀华

韩愈《进学解》写道：“沉浸浓郁，含英咀华。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。”要想写好文章，一定要不断沉潜、反复咀嚼。写作是思想的凝练，是表达的修炼，也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。每个作者都在与文字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着自己的“写作经”——有人擅长谋篇布局，有人精于遣词造句，有人懂得如何在生活中捕捉灵感，有人在反复修改中悟出真谛。本栏目聚焦教师的写作经验，将这些宝贵经验汇聚于此，希望每一次分享都能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真诚的对话。



一个周末，文友X君来访，请我给他现场塑像。他留着一头长发，我说他更像个艺术家，他戏谑道：“我没有美术天赋，所以只能以头发来弥补，而你一双拿教鞭的手，既会码字又会‘摸泥巴’，着实让人稀罕。”的确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是个怪才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几个行当捏合在一个人身上实在有些突兀。尤其是码字，一张书桌、一台电脑、一个人游荡在思想的荒漠里，像一只勤奋的塔蚁，用文字的颗粒来堆砌城堡。码字“文”得很，而雕塑“泥”得很：刀子、凿子、锯子、钳子、铁丝、电钻……十八般兵器齐上阵，碎石横飞，泥浆四溅，又脏又累。时间久了，渐渐琢磨出一点门

# 一手握笔 一手握刀

□ 黄云雷

桥段削掉，让文章清爽通透。为了让人物的形象性格更加饱满、情感更加充沛，后期做加法也是必要的，就像雕塑作品中塑造不到位的结构需要填补一样。我曾经写了一篇散文，洋洋洒洒一万字，经过几番修改只剩下四五千字，就像曾做过的一件少女雕塑，简化了繁复的衣褶，反而增添了女性的秀美和婀娜；也曾经写过一篇两千字的短篇小说，后来改成几千字的中篇，像我曾做过的奔马雕塑，开始是一匹马，做完之后总觉得气势不足，后来改成三匹马，气势倍增。

文学和雕塑都会运用留白艺术，讲求虚实结合、虚实相生。“无画处皆成妙境”，文章最忌讳把话说尽。鲁迅先生经常省略直接心理描写，靠环境、对话或他人视角暗示人物内心。雕塑则常以具象与留白对比、繁复与简洁对比，从而增加作品的艺术张力。比如米开朗基罗的《晨·暮》，人物从大理石中“挣扎而出”，身体部分清晰，而基座与周围石料仍保留凿痕，形成实体与未完成石材之间的强烈对比。

再往深里琢磨，这两者都是作者与材料合作的过程。雕塑材料五花八门，各有各的脾气，创作者要照顾它们的脾气。木头轻便又坚韧，可以制作成纤细险绝的造型，但它有自己的纹理，下刀时要顺着纹理线条才流畅；石头坚硬、稳定，适合制作户外大型雕像，但是没有韧性、易折，不适合制作细长的作品。石头、木头材料都只能做减法，所以下刀时要斟酌，如果错了几乎没有修改的机会；泥料最为灵活，

可雕可塑、可加可减，但它易开裂、不易保存，一般只能作为成品的媒介。

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？那些生活的片段、听来的故事、撞见的情绪、突如其来的灵感碎片……都是文学创作的材料。但这些材料并不是任由作者随意拿捏的“奴隶”，每个材料都含有自己独特的温度和湿度，既不能将它们强行塞进不搭调的故事中，也不能强迫角色作出不符合其性格的选择。所以，许多情况下，作者写着写着，人物就自己“活”了，他会带着作者去铺陈故事，走向属于自己的结局。有人说，作品其实是材料自然生长出来的，码字的手只不过是帮它们铺好了道路——好的作品一定是创作者与材料相互成就的结果，顺其自然，妙手天成。

慢工出细活，两者还有一个不易觉察的特点——都需要“晾”。文章和雕塑作品初稿完成后，一定要先放一放，不要急着“嫁出去”。作者都喜欢自己的作品，怎么看怎么顺眼，甚至由不得别人说半点。但是过了三五天再看，便会发现一堆毛病。所谓当局者迷，过了几天，就会跳出当时的情绪和思维成为旁观者，变得更为冷静和理性。这时，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毛病便会一个个冒出来，有逻辑不通的，有用词不准确的——幸亏没有“见光”。如果是雕塑，也会发现当时以为妙极的“神作”，原来比例有问题、动作僵硬、肌理对比别扭，恨不得重新做一个；改过之后，晾了十天半个月再看，又会发现许多新问题。

日子久了，便觉得这两种创作形

式相互影响。在码字的时候，总是不自觉地遵循制作雕塑的步骤：从整体到局部，先搭骨架，再填血肉，最后磨细节；总会想起雕塑里的留白，忍不住不把话说满，留些空白让读者去想象。在拿起雕刻刀时，也不再追求华丽，而是力求简洁朴素，突出作品的思想和情绪，就像行文时尽量少用空洞华丽的辞藻，让作品多些烟火气。

那天，给友人制作完塑像后，转身回到书桌前改作业，指缝间还残留着泥垢，恍惚间有拿起另一把雕塑刀的错觉。我猛然醒悟：教育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雕塑艺术呢？

教育也需要加法——要引导学生消除不良嗜好，助其建立健康的价值观；也要讲究虚实结合，不仅要传授知识，而且要教学生做人的道理；还要因材施教，不能一蹴而就，需要耐心等待……

想起我的一个学生，外号“话痨”，成绩很一般，心思全用在八卦上。但我发现她的口齿很清晰，于是教她练习演讲，她也很感兴趣。不久，她的演讲水平突飞猛进，在县级以上的比赛中连连获奖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她的成绩也竿头日上——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，她说想当个播音主持。

教师是灵魂的雕刻师，学生就是他的作品，每一名教师都会在学生生命中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。学生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与每一名教师的塑造有着密切关系。因此，当我拿起教鞭的时候，常心怀敬畏，不失时机地加以鼓励；即使要批评学生，也会非常谨慎，唯恐如刻石像一般，一凿子下去力道过猛，给作品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

码字是塑心，雕像是塑物，教书是塑魂。或许每个人都是雕塑者，都是在把心底那些模糊粗糙的念想，慢慢磨成想要的样子。

（作者单位系江西省都昌县思源实验学校）

弦歌

## 校工杜江南

□ 刘向阳

吊环、单双杠、乒乓球台等设施一应俱全，教室改成了棋牌室、阅览室、电教室，空地栽花种草，芳香扑鼻。

杜江南边走边看，像在寻找遗忘的东西。他佝偻着腰，与几个老人寒暄一番，然后踱到大门口。门前有一条宽阔的水泥路，玉龙一样伸向远方。远山间白云飘浮，阳光洒在大门上方，“画岭老人活动中心”的牌匾熠熠闪光，杜江南久久凝视着。

30多年前，杜江南青春年少，四季粗布大褂。他那天也是站在这里，等一个人。学校土砖破瓦，下雨恰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校长安排杜江南盯着灰茫茫的公路，迎接城里来的罗老师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一辆中巴车“咔嚓”刹住，丢下一个女子，裹了一团灰雾遁去。

杜江南喜滋滋地迎上去，接过罗老师的行李——他没想到罗老师如此秀美。

罗老师喊杜江南“老师”，杜江南搔搔后脑勺，更正道：“我不是老师，是校工呢。”罗老师瞥他一眼，莞尔一笑。杜江南亦笑，憨憨的。罗老师从优渥的城里来到偏远的画岭，新鲜与好奇过后，一切变得乏味无聊起来。好在杜江南殷勤备至，随时听候差遣，聊以消磨贫瘠的光阴。

杜江南的老家镶嵌在画岭大山深处，父母年老多病，3个姐姐皆出嫁，全靠他代薪烧炭换米面油盐，20多岁还没处对象。有一次，杜江南给学校送木炭，看见食堂师傅吃力地搬饭甑，立刻上前帮忙抬炉灶、拾掇厨房。师傅看他勤快，就向校长推荐他来食堂做杂工。

画岭学校统共5个班，生源是6个自然村的学生，食堂正需要杜江南这样的年轻人。杜江南每天煮饭、炒菜、搞卫生，闲时便翻土除草、侍弄瓜棚，让学校的新鲜蔬菜四季不断。校长特别赏识他，多方奔走呼吁帮他转正。“中秋节发糖果、月饼，春节领水果、鱼肉……”想到这些，杜江南咽了口唾沫。

山里日子摇身一变成了校工，高兴之余，杜江南着急想找另一半。恰巧罗老师出现了。刚开始，杜江南还有些自卑，城乡差异让他畏首畏尾，不敢大胆表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颗心慢慢靠拢，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婚后第二年便有了女儿飞琼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

画岭学校鼎盛时期设有初中部，拆除旧房建教学楼、教工宿舍，扩建食堂，聘请厨师、帮工，由杜江南负责管理。他亲自采购食材，讲究荤素搭配，食堂也整洁干净。有的家长在外打工，没及时给孩子送大米，杜江南就想办法补上；有个男孩交不起伙食费，一日三餐开水泡饭吃，杜江南很是心疼，就把自己碗里的菜给他。

后来，学校初中部撤至乡中学，只余小学4个班。杜江南的工作轻松了许多，心情却很沉重，时常怅望着校门外那面红旗发呆。

那年9月，杜江南光荣退休；同一年，女儿飞琼考上师范大学，毕业后选择回乡任教。农村孩子去城里读书，回乡教书无异于“逆风飞扬”，杜江南持反对意见，但飞琼有她的主见，杜江南无法改变。

4个班的学生不足60人，留不住煮饭的阿姨。杜江南见不得学生挨饿，重新操起了锅铲饭勺。老师也陆续离开了，只有飞琼苦撑着，每日与学生打成一片，这让杜江南感到些许心安。

当撤校的红头文件下达时，飞琼和全校学生都哭成了泪人。随后，她带着20个学生转学到乡中心小学，开启新的生活。

杜江南又“失业”了。他经常到食堂、教室、操场溜达，摸摸灶具、课桌、篮球架，不免唏嘘感叹。此后，村里修整校园，添置设施设备，打造成老年人活动中心，钥匙交到杜江南手里。

中午时分，老人陆续走出活动室，杜江南也要去做饭了。刚抬腿，一眼瞥见门垛上的旗杆，光秃秃地矗立在风中。“那面高扬的旗帜呢？可不能丢啊！”杜江南想了会儿，拍一拍脑袋，喃喃自语地进了屋子。

“谁我记性，红旗交给飞琼了啊！”杜江南笑了。（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湘乡市红仑学校）

草木诗笺

## 郁郁桑柘 人间烟火

□ 唐金梅

贾岛《暮过山村》的尾联写道：“萧条桑柘外，烟火渐相亲。”有桑柘便有烟火，便有可叩门讨水的村人，便有可打尖投宿的旅店。当时，西边寇事暂息，贾岛既困于羁旅又惊于战乱，遥见远处的桑柘林，怎能不心生欢喜？

“桑柘”是指桑树和柘树，两种树叶都可以喂蚕，养蚕人家自然要种上几棵。桑树的栽培分布更广一些，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中有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”的说法。柘树北方种植较多，北京潭柘寺就因寺有龙潭且多植柘树而得名。

除了饲蚕，桑柘各有用途。桑树能结紫黑色、长条的聚合果，食之味甜。除了直接入口，桑葚还是泡酒酿的原料。近年来，桑叶入饌很受欢迎，青翠的嫩桑叶挂上调味面粉后油炸，酥脆如薯片。吃这道菜时，我常常想起《山海经》中的“欧丝之野”，文中描写了无数女子在树上吃桑叶吐丝的奇幻景象——普通人吃些桑叶固然不能吐丝，或许也可以满肚子诗“丝”吧。

柘木坚硬致密、纹理精美，与檀木齐名，有“南檀北柘”之说。柘木还能提取染料“柘黄”，用来给皇帝的黄袍染色。张祜《马嵬归》即以“柘黄衫袖”指代穿着柘黄袍的唐玄宗。

“落日桑柘阴，遥村烟火起”。桑柘曾为疲惫的旅人指引宿处，于今则在寻常巷陌默默成荫，以实用之本默默涂抹着农耕文明的底色。



艺苑

### 白桦林

吉林省吉林市第一中学 王淑秋

在鲁西平原的东缘，一片沃野中竟然兀自冒出一座海拔80余米的小山，黄河由此折向北流。顺河向东北而望，不到20公里便是东阿县城，眼前有座形如甲鱼的小山包便是鱼山：鱼山梵呗，魏晋流响，千古诗章，鲁西一隅。千年前的星空也许曾朗照过奔涌的大河之水，一串孤独的脚步也许曾行在山顶的石径；如今，一座孤冢封住了沧海桑田和过眼云烟，唯有不尽的沧浪裹挟着无止的时光倾泻而下。

鱼山，虽然称山，实在是小，海拔仅80余米，但在鲁西坦荡如砥的平原上，它竟成了隆起的地标，如一只巨鳌静卧在旷野之上，守护着山脚下那个长眠的灵魂。南望，山形隐约，群岭如黛，那是泰山的余脉——其实鱼山也是岱岳的宗枝。“造化钟神秀”，大自然的笔触恰如人心之莫测，起落之间便为一段不朽的传奇写下序章。青石台阶如今寻访者的步履蹭蹭得发亮，泛着幽幽的光，似乎正冷眼看着山前的草木荣枯和四季轮替。墓冢依山而建，与鱼山浑然一体，不大的封土与卑微的小山默然匹配，黄土之下封存着一个曾经不羁的灵魂，墓前立着石碑——魏陈思王曹子建墓。站在墓前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和怅然。那“骨气奇高，词彩华茂”的才子、那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的豪情、那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的凄楚，就这样与他的肉身一

负重琐话

## 鱼山记

□ 杨兰芹

一起归于眼前的封土之下了吗？

绕过墓冢，稍作攀行，小路尽头便是梵音洞。洞口狭小逼仄，向内探去，只觉阴凉湿润，似有水汽氤氲。据说，曹植当年正是在此处静听天籁、摹写梵音。一方小小的石洞，一座80余米海拔的小山，竟一跃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滥觞。关于那段闻名后世的“鱼山梵呗”，史料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植深感神理，弥悟法意，乃摹其音节，写为梵呗。撰文制音，传为后世。梵声显世，始于此焉。”走出梵音洞，登上山顶，远眺河山，云淡风轻，乾坤朗朗。“高台多悲风，朝日照北林”，曹植的诗句忽然浮上心头——他在鱼山，一定无数次这样登高远眺，看黄河东去，看云卷云舒，看春去秋来，看月起日落；那些曾经的抱负、那些未竟的理想、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，是否也在这日复一日的眺望中慢慢沉淀、慢慢消解？

谢灵运曾说，天下才有一石，曹植独占八斗。天赋的才华坠落在帝王之家，曹植依然没有褪去一个纯粹文人的风骨和习性。他率性而纵情，不事包装藻饰更不拘泥于典制繁

礼。也许，曹植对权力和权势并没有任何的兴趣，却对不杂俗念的诗章和字句痴醉如斯。

对于一个沉醉于笔墨的人来说，帝王的权术和心计是他灵魂的捆绑和内心的重石，世俗眼里的至高无上和威权一身，对曹植而言又何加焉？曹植在王位接续的肯綮之际连表演的欲望和念头都没有，哪怕装一装体统，收敛一些放荡不羁也没有。曹操不是不欣赏和怜爱曹植，只是曹操也无奈，毕竟世间有无数把椅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那把；帝王有帝王的样，文人有文人的样，改不了的。于是，哥哥登基，弟弟迁谪，从临淄到安乡，到郾城，到雍丘、到陈地，最后再到东阿，这就是宿命的轨迹。

曹丕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威仪和权势，曹植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辞赋和浓酒。到此地，爱此地，那就埋于此地，这位璀璨千年的才子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所在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年份离开现实纠葛，这座80余米的小山丘和一位长辞的过客便同时告别了孤独——东阿这座平凡的小城和

征稿

“艺苑”栏目长期征集一线教师原创书法、绘画类作品，请自选10幅作品，将作品拍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。发送作品的同时，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工作单位、个人简历、联系方式等资料。

拍照要求：拍摄清晰，无阴影和明显褶皱，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图调色，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修饰。

邮箱：2606193792@qq.com

